毛詩要義

魏鶴山先生毛詩要義二十卷為
文淵閣著錄所未及道光間儀徵相國採進遺
書亦未之見上海郁泰峰氏乃蒐獲富棟
學舊存宋槧于嘉興李家海內更無第
二本遂舉為宜稼堂數十宋槧之冠矣
同治乙丑五月來滬上珍重假讀心神開曠
百慮盡消斷推此游第一快事友芝因為
詳校毛詩疏于乾嘉諸老所舉中外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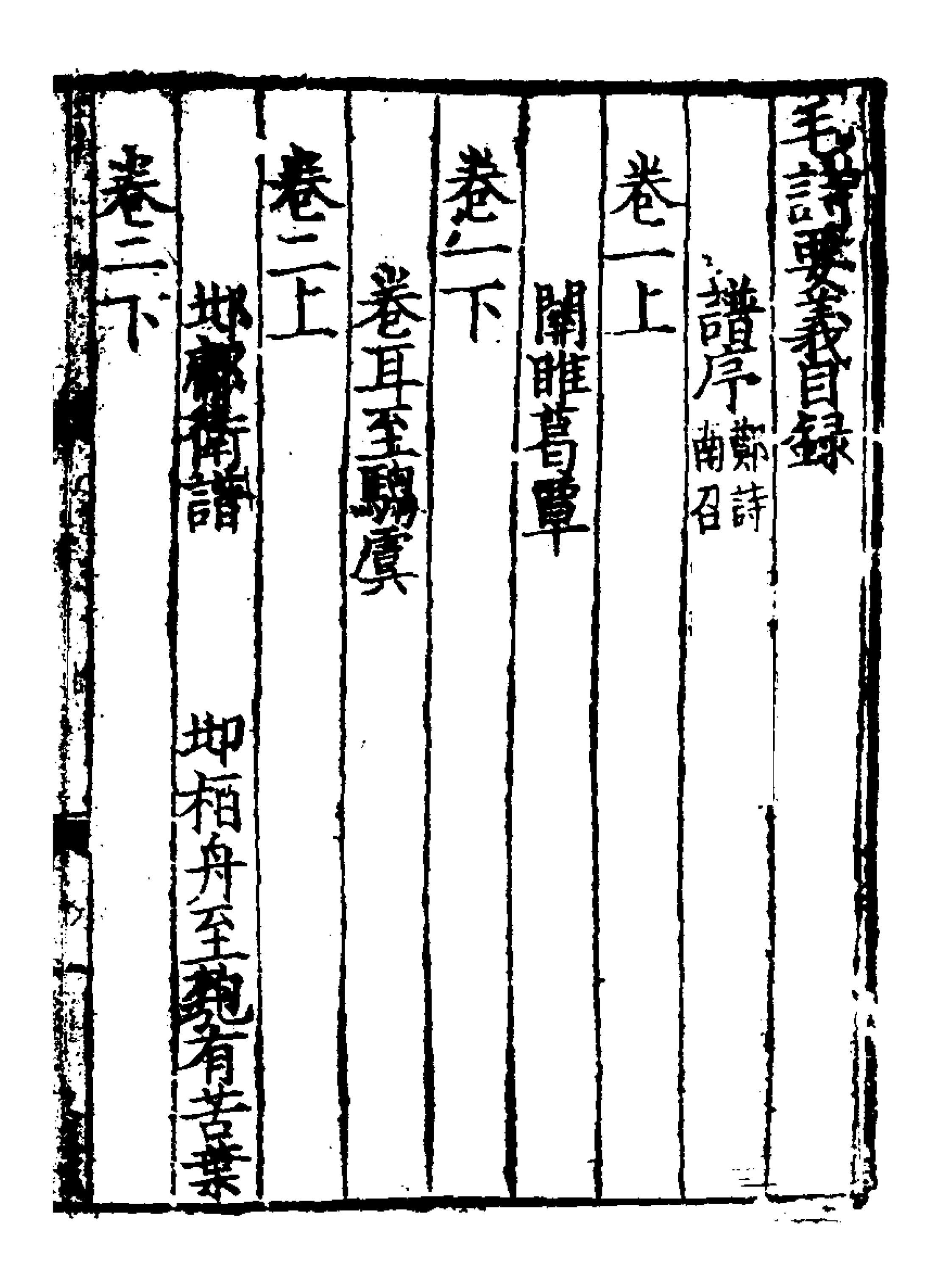
本異同一一甄錄唯未及嘉義本繼畢
從為滬游必挾以來更乞假細校遍乃
不虛此眼福也獨山莫友芝

余觀鶴山先生按理宗嘉熙元年丁酉
以權工部侍郎忤時相謫靖州取九經
注疏刪繁去蕪為要義百六十三卷宋
史藝文志所載與書當時陳振孫家著
錄解題稱浩博而不及載則知其書已刊
多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只載周易儀
禮尚是全帙尚書春秋皆能定本直揭
州阮氏得以尚書三卷刊四庫所無之
卷又禮記卅一卷首缺曲禮上下兩卷與
餘四經竟多從吝訪矣壬辰仲春從藏
江聲不惜重值購得家藏毛鈔要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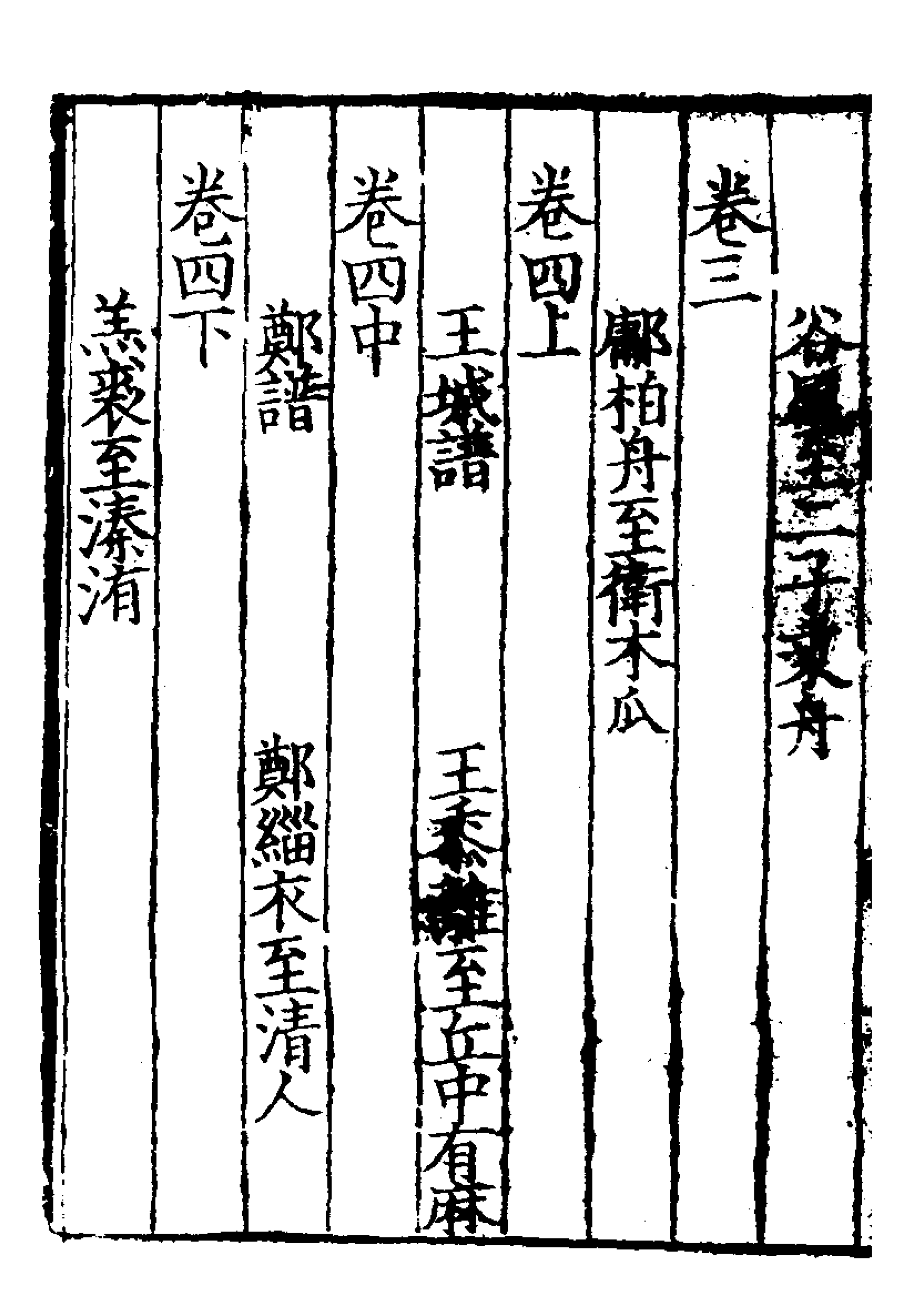
首尾完整觸手如新而書標尊經閣藏本
首列目錄於諸序文次列篇第二十卷其一
二五六十二至十七等卷分宗子目四卷及十八
十九卷分上中下子目其後均作一卷從子目系
序列三卷凡卷卷次之下古本可據真希世
之秘笈也其體裁與周易等相同有與
疏本連文而義義取二則者列其次因
于眉上不復分列於原文隸標目之先而
問當係寫者遺辭博與孔氏因劉炫等
書而正義舊者地理名物應采不予援與列
以資考證援據也遍觀殺地絕而富

摘其異，欲以經史傳箋而綱以注家，而自有
條不紊，竊非記誦向治經者不可少之書
籍也。所據為是當時善本，必與今通行
之本大有不同。異日再為細校，正好本遺
憾。郁城金氏藏有宋槧禮記首兩卷，即
阮氏所缺之帙，嘗請觀之，從中多書證二
禮五經皆成完書，真大快事也。遂以庫
豐履厚，而不以此好縈心，惟苦人秘藏，搜諸
不遺餘力，是可尚已。今擬將何挈集公諸
同好，讀數百年古籍，略而復興，其貢有功
藝林豈鮮哉。因為識此。

鍾王樹



毛詩要義目録



毛詩要義目録終

正義始正觀中命孔穎達永徽上成書

上五經正義表臣無忌等言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脩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勑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等上稟宸旨傍摭群書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歷代諸儒義疏自由毛詁二劉

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絶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絶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

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
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
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
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
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
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
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
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
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

三詩之名未知何代詩有三訓

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去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

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者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詩譜序疏

四 鄭以泰誓語稱文武今無此文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

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五】鄭意風雅定於孔子前孔子定變風雅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及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
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
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
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
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謂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
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録之春官
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
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

曰爲之歌邶鄘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

孔子誤刻孔于　石田葉東行

儀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
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
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六）變風齊衛爲先當周夷懿王時

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
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
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亨之鄭知懿
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
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

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

⑦五霸或作五伯鄭云霸未謂威文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

大彭豕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

○變風齊邶爲先陳在後變雅厲其閒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夏

九 史記孔子錄詩十分刪九未可信

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

書 三百五 篇表見 私學

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株林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

詩有不依次第者鄭意在孔子後

故舉魚膏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illegible]信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録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録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之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録者直録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一鄭自共和訖春秋立譜夷厲以上不明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
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正義曰自此
巳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巳上多不記在位
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
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
魯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
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

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
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大史年
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
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
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
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
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

周南召南譜

三十 欲知風化必以土地之宜始封之主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

四十 周召之地皆曰周其召是周內別名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

王季宅
程文王
徙豐旨
岐之陽

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別
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
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
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周程是
周地之小別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
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
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
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
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

杜者誤也

疏帝乙命王季西伯紂又命文王兼治南國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

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

義曰以帝乙紂之父准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

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

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

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

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葢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

覃獨以王季文王爲州伯疏引天問證之

邑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最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

文云周召者禹貢[illegible]州[illegible]山之[illegible]見名而云方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

文王者旣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汝墳序云云明紂命之

〔十八〕鄭據禹貢州名證三分有二非周有此州名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幷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兾青兖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兾幷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幷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

徐揚之人咸其傳之

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

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
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
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
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十九 文王從鮮原徙豐謐云自程非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
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
國正義曰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
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

二十

鄭譜文王居豐後分岐爲周召采地

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來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

二一　武王廵守陳詩分而國之

武王伐紂定天下廵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廵守則武王廵守矣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

二六　鄭以周召南爲聖賢之別皆謂自岐行於南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

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公

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録不得也

疏 文王未受命二公未有土已有詩

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

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

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

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

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

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

之非由二公有于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巳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

疏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
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
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録其意
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
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二四 二南后妃夫人房中之樂歌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
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
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

序故箋正義曰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

二五 召公元子周召之次子書傳無文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

云

西都既
此統周
別於
東都受

元子丗之正義曰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
是元子丗之也燕丗家云自召公已下九丗至
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丗次不得召公元
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丗守
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
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
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
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
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

采存其
名

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
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
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
是也

二七 徐吳楚僭號稱王棄其詩夷狄之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
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
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
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

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

八二小國詩皆不録亦有大國無詩者

其餘江黄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録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

得録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綸
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録

二九二南雖斥太姒鄭歴引先王賢妃

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
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歴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
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
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
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歴
言

【[illegible]】后妃夫人一大姒而二名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
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
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
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
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
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
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
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

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

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略於召南

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

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旣於后妃事詳㪽以召南於夫人遂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賛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

毛詩要義卷第

如名之曰鴟鴞先作後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擬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

理以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云云

二 毛氏詁訓傳依故昝典訓爲傳

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

三

序下無
毛傳故
序注不
别以箋

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者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注序不言箋

四 河間獻王始號毛詩以小毛公爲博士

毛詩國風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

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五　國風次第舊無明說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

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

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

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覇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

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

〔六〕季札所觀孔子所制鄭所譜各異

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時豳第十五秦



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皆
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
然也

七 鄭氏表明毛意故云箋餘經云注

鄭氏箋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當後相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
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
其家之學故諸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表明
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

漢初經傳皆別行後漢始就經爲注

周南至[illegible]

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
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
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
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
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
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
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

六字所
題非一
野
關雎

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
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
箋鄭自題之

⑩文王之風而美后妃以夫婦人倫之重
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
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
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
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

語未知并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天子之妃
曰后妃則上下通稱

一十二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
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
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
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
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
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賔賢能之

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二十 詩之正變皆志所之

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比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十三

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音爲樂

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
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
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
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
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嘆息以
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
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

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
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
聲象其吟詠之辞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
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
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
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
長言詩之意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

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

十四 樂本效人非人效樂

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

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

十五 五聲立名各以其方爲義

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比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曆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二十八

聲雜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

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者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爲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

〔七十〕亂猶言世言政亡國不言世政

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

鄭衛桑濮爲亂亡之言謂必亂然亡

則國亡而世絶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云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

音耳與此不得同也

九十

此言民能變樂記言樂能變人

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

十二禮樂本出於民心還以教人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猶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

一九 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

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下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

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玄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

二九 風謂水土風氣俗謂好惡取舍

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

者爲政當務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

廿三 樂由詩生歌其聲爲樂誦言爲詩

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絶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猶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

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
異故異教也
卅四
風雅頌皆有賦比興之辭
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
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
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
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
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司農
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

大全

七月之詩備有風雅頌

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豳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

十六

風雅頌體既異聲亦殊

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廿七比賦興已合於風雅頌中或云別爲篇卷者非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

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

八十 禮義言廢政教言失家謂民家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此家謂天下民家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

九十 夷懿無變雅王道盛時無正風

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録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録也昭

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

十三

序特言國史是史官選付瞽矇

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

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
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駁云
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
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
善者始付樂官也

一卅 止乎禮義獨舉變風亦兼論變雅

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
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
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

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

壽俗也

【二州】猶可望則箴規切莫能救則匡諫微

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毉之治也用心鋭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毉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規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鸛鳴汙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

溱洧彝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故季札見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
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
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
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三十】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
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
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

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揔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已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

曹有一人好惡而舉世不同者

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

之美王莽蔡邕之情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

卅五 雅頌之音合四方之風與國風異

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

卅六

變二雅由音體有小大不由政事小大

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揔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

六八

周頌告功商頌頌福德魯頌又僖公

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容解頌名成功告神解頌體

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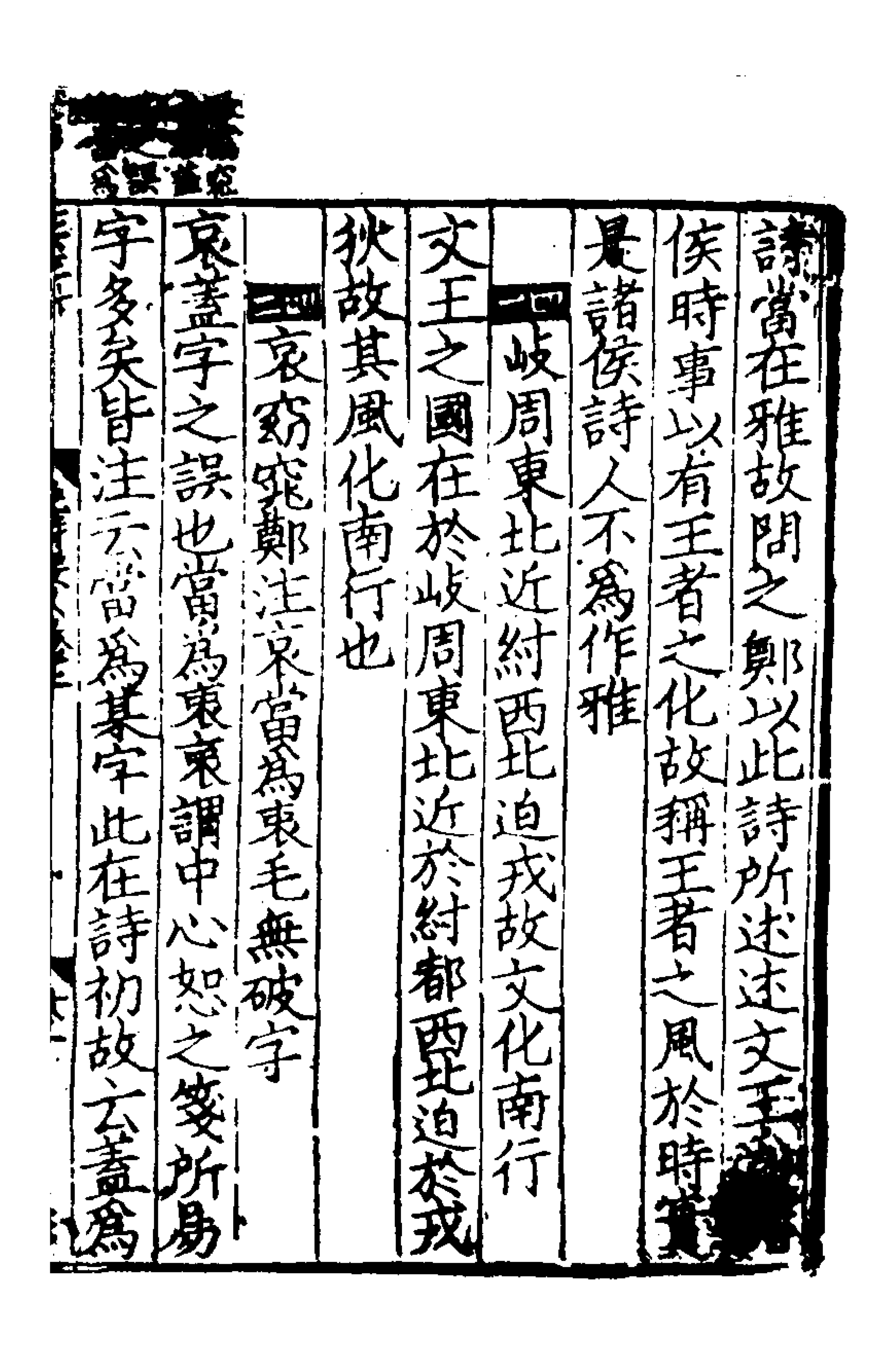
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注九 四始箋謂興衰所由緯言五行之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謂之四始

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説詩理旣
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
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
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
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

十四 張逸以文王當在雅鄭謂諸侯宜爲風
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
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
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



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文王為
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
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

一四 岐周東北近紂西北迫戎故文化南行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
狄故其風化南行也

二四 哀窈窕鄭注哀當為衷毛無破字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箋所易
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

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中字異而義同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荅劉琰云論語云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王肅云哀窈

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
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四四 雎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似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和聲也雎鳩王雎也
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
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
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
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
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

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幽
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貞專之
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四五】雎鳩王雎鶚類或云鶚鷲鷹

關關爲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
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
魚陸璣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
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
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

而猶能有別

四六 鄭箋三夫人九嬪 一六一六 疏以未有周禮破

之

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言上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揔謂衆妾三七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新守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語皆樂后妃之德故兼言九嬪以下揔百二十人也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先

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

周禮始置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

也

四七

后妃當共祭菜故求淑女爲助

參差至求之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

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

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

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

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

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殽禮詩詠時事故有之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

古有篇章之名秦漢後乃有句稱

正義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宗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

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則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

四九

詩自二字至八字爲句謂有九字者非

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禮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恊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

十五

詩大體必恊韻其乖者古韻不恊

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恊

之乎等字字上爲韻亦不當讀者

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於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五 風雅少猶二章多至十六與頌異章者積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

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

發殺武五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葛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五三　末章爲卒章末句亦爲卒章

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曰揚之水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

五四　章句在篇後未審何時

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五五 黃鳥如離留搏黍非一名

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

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

箋女在家爲絺綌習煩辱之事

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

后夫人內子命婦妻各有女功

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爲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

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為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

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依其夫則夫之所服妻亦爲之也

五八　汙我私煩擱燕服澣衣謂褘以下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擱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

五九　女師鄭於昏禮謂若漢時乳母

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

六十 保去 老夫夫 爲傳夫 夫妻爲 共其言 非

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巳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旣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傳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

嘗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

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

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

文也

一六 女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之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

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

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經

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也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亦在宗子之家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

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

【二六】毛王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與鄭異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着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

婦朝舅姑與助祭服同

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群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禒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

傳言王 首

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寘焉
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
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
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
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猶
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
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
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禒
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禒

[illegible]有男
設耳
大然不
必有父
毋

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服不冝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

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

一、〔六五〕惟夫人王后父母終不得歸寧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旣没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没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没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

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没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荅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没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毛詩要義卷第一

一 后妃輔佐求賢無險詖

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

二 卷耳不盈頃筐憂思深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
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
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
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三 周行謂周之列位左傳王侯大夫
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
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皆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四 人君罍制或玉或金或木非一說

傳人君黃金罍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

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注云疊亦刻而畫之
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
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
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言大一石禮
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周南王
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

五 鄭以經有疊觥因言饗燕賞賜
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
臣飲酒唯饗燕耳言或當罰者有賞賜非徒饗燕

而已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

六　觥兕爵在觚觶角散之外

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者爵摠名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摠名曰爵其實

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

[illegible]燕皆
[illegible]觵鄉
[illegible]無觵

者用木也知觵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觵
撻罰之事注云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
爵以兕角用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觵其不敬者
是以觵罰人之義也故絲衣亦云兕觵其
觩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觵者以饗
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
者以觵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
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觵者禮法饗
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觵者七

[illegible]之應
[illegible]而用
[illegible]以饗
末亦有
[illegible]酬

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寗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也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

也又知用觵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去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觵也

諸南山皆據國內此但言南土

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葛藟與營異發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去去

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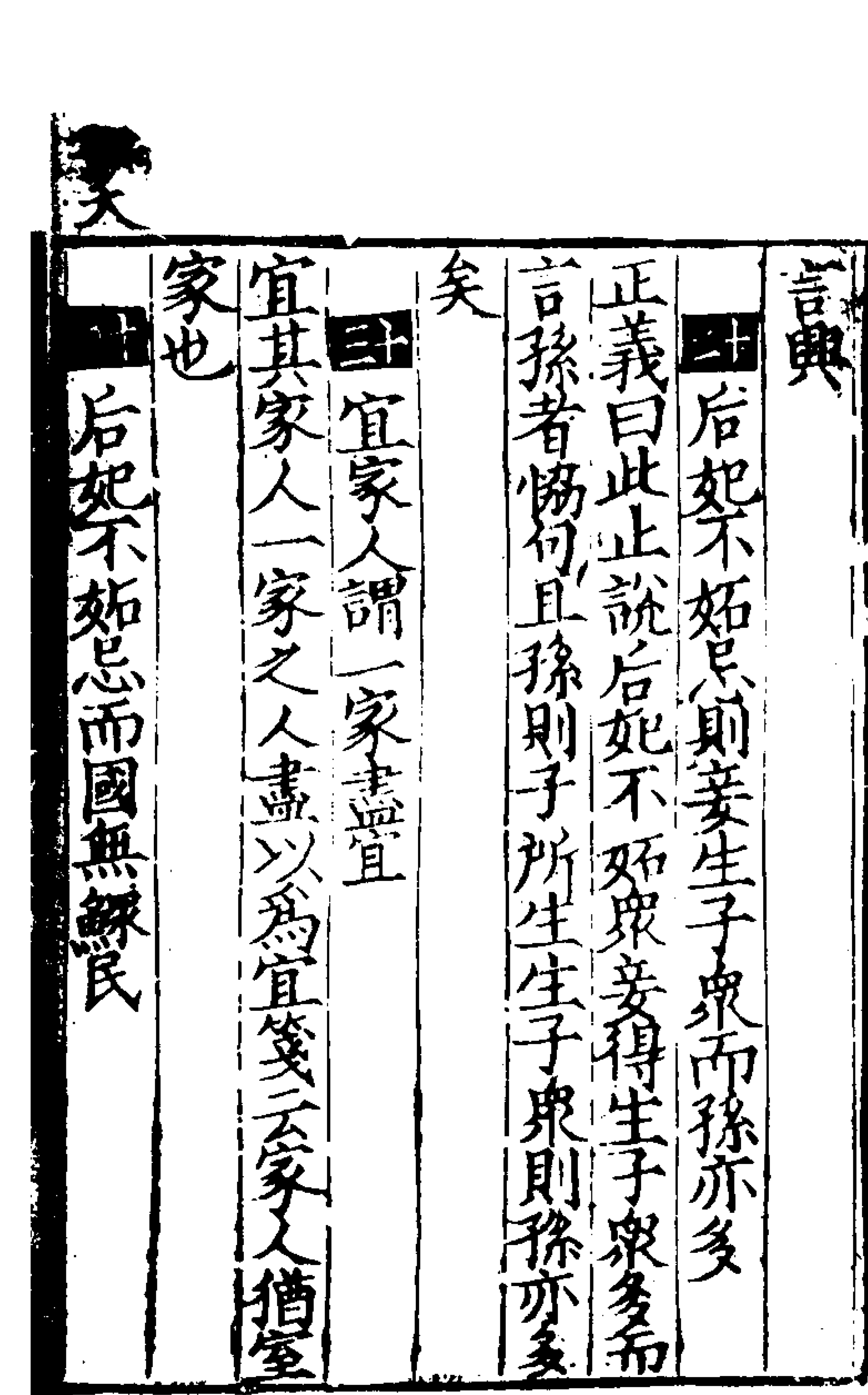
■不妬忌子孫衆多妬與忌異

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正義

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
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
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
則宜百子是也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
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
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
此云不妬忌是爲大同也

螽斯即斯螽五月以兩股鳴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與也傳不


言與

二十 后妃不妬忌則妾生子衆而孫亦多

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

三十 宜家人謂一家盡宜

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

十 后妃不妬忌而國無鰥民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内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

【疏】男子亦稱寡過時或在外亦稱鰥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

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
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
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範
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
男子亦稱寡襄公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
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
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爲霜並其異
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
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



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
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
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遂見室家亦謂之矜
廿六 好仇爲和怨腹心爲慮無鄭與毛異
公侯腹心毛以爲兎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
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
非鄭以爲此罝兎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時可
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以首章爲難謂

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言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

十七 芣苢爲馬舃車前非西戎木

傳芣苢馬舃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衣陸璣疏云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

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十八 江漢先受文王教化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十九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

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十二 遊女謂庶人女執筐行饁者

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遊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

[illegible]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亦有意焉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二九 刈蔞謂蔞蒿江東用羹魚

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

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攷】汝墳謂汝水厓岸郭以墳爲濆非傳曰濆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江

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箋傳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濆汝之間故也

（四）枚爲衘枚之枚肄爲夏肄之肄

周禮有衘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枚文與枚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云

條榦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如今蘖生者亦林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

小五 惄如調飢惄焉如擣皆訓思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六十魚勞則尾赤鄭注左傳魚肥則尾赤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䞓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徉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

并傳公下論於公族而在姿章

服而星赤者服氏亦爲魚勞

〔七二〕公子公姓公族之別

言同姓疏於同祖上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此皆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爲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

主氏公姓公孫[illegible]傳有也氏以族同祖

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也且皆對他
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親耳襄十
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
禰廟又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
為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
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
外遠近為宗姓與比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
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疎也
文王未為諸侯而云國君繼世而云積累

經三章皆言是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illegible]
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
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
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爲難

鵲以復至作室家謂鳲鳩布穀近之
傳鳲鳩秸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鳲鳩也釋鳥云
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
云鵠鶵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
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

度焱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以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

【十二】大姒諸侯子故百兩將迎兩卽乘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

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
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
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纘
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
之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
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

一卅 夫稱良人惟綢繆傳爲美室

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

子曰吾將聞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
人之稱夫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
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

【二[illegible]】送迎皆百乘象國君有百官之盛
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
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
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與全數故云百官

【二[illegible]】天子至大夫有留車反馬士妻乘夫家車
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

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裧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自以

采蘩

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四之一】蘩爲豆菹蘋爲鉶芼主婦以豆爲重

傳蘩皤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旣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以豆薦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鉶

毛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illegible]
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
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
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
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

卅五 被之祁祁言夫人去事有儀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
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

[illegible]六 箋首服 鄭髲鬄 周禮所謂次

事禮記主婦髲鬄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

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我還歸自廟反燕

寢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

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

被錫注云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

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

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

長短爲之所謂髲鬄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

主婦纚笄少牢云被錫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

如是周禮之次也

三

鄭注少牢追師侈袂綃襐義異

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盖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襐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緣衣士視壼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漑盖展衣否則禒衣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

衣侈袂以爲侈緣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
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
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
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爲侈緣衣之袂也

光八 鄭以視濯溉饎爨釋夙夜約特牲

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饎爨者諸侯之祭
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
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

特牲少
牢無主
婦視濯
視饎爨

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即
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
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注云濯溉也
即濯溉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
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此夙夜文王
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
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
饔人溉鼎廪人溉甑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
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

草蟲

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
王后不視矣
〔十四〕草蟲鳴阜螽躍異種同類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
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
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
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十四〕未見謂在塗既見同牢以後
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

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奥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去御衽席於奥媵衽食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去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

采蘋

一 循法度謂女子時所學所觀之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疏〕女自十年以後當教先嫁三月又教

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謂男子十年出就外傅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

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
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
繅之絲則絡之織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
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治繒帛者則紝
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
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黹縫線之事皆學之所
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
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
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

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

四教成祭以魚牲蘋藻成婦順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濵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

[illegible]

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

薄物至質陋器而微主尸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

稷

大明 此祭女所出祖若祖廟毀則告於壇

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芼蘋藻爲鉶羹若大羹不致在鐙
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
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
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
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
鉶云皆芼煑於所亨之湆始盛之鉶器也故特
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
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湆之
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

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

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比有菜和不得爲

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

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

於醢北注云大羹湆煮肉汁則湆汁也

○言宗室牖下謂宗子之女祭大宗家廟

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

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

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毁或

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寔知牖下户牖閒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户牖閒之前户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户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户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户

事外 其禮 戶外 設几筵

圖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

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

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

告神宗子所主

協左傳季蘭明信二篇皆取此義

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叔小

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

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illegible]
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
取此篇之義

一五此經教成之祭非禮女毛合爲一非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
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
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

三

醴女

有薦無

祭不得

知此經

設羹

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

甘棠

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旣姑薦
父醴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
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
正文故云蓋

召公食采文王時分陝封燕武王時
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
甫謐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注食采於
召作上公爲二伯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
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

是也食采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
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
召公於北燕鄭以此篇爲伐紂後爲伯時事以
經云召伯

四五 甘棠杜也召伯草舍其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
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
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釋木云杜

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棃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舍也

五五 貞信之教興謂文王與紂時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實訟之辭也

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

疏草既成露爲霜則草始生霜爲露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

周禮會男女會無夫家文異此注連引
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
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
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
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
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
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女稱家以
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

雀穿屋物有似而非者

墉許角又[illegible]角似[illegible]云[illegible]貫穿者[illegible]以人[illegible]權正之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我獄墉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五　獄訟對文異散通

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

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
謂此也旣囚證未定獄事未决繫之於圜土因
謂圜土亦謂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
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
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
者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
重章變其文耳

十六 王官有出外聽訟不必士師

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

伯即爲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爲士師矣

一六 幣用五兩十束欲得配合之名

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爲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
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
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
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个爲束貴成數
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
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今謂之匹猶
匹耦之云與則紂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
其字定本作紂字

一六

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彊委六禮

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彊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爲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爲父

其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隱其[illegible]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辭耳

【二】如麟趾如騶虞如羔羊皆如其經

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傳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

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

【疏】羔裘以居行可從迹言行服相稱

羔羊至委蛇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

[illegible]迹 作
之縫 縫 行龍
縫殺 上符
蛇符用
二反 下
[illegible]界所
佐 二反
英 沈 音 又
知 字

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効之言其行服
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
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爲
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
然

〔疏〕素絲可爲組紃此經以英裘

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
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
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唯組紃

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

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朝廷非居家

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
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
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
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
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
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六〕鄭以退食爲減膳王肅孫毓難之

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
今爲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illegible]

下之議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若車服
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表裘
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有食
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

六八 皮革對文異散通

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
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别也許氏說文曰
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
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上云毛

衣裘皮明是有毛得稱韋故攻皮之工有函鮑

韗韋裘是皮韋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

【六九】君臣冕弁裘裼之等

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

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

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

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

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裼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唯麑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

臣用麑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
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illegible]其士既用
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以裘象衣色故
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
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
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
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
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

十七 崔鄭二劉裘裼之制不同

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爲異故唐詩云
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
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
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
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
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爲裼
便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
二七
鄭意以六冕與爵弁同黑羔裘

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亦從大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袞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二十 召伯得有大夫蓋爲卿士之後

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在傳

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七三】殷殷雨雷之聲喻號令與雲漢隆隆異

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雷以喻號令王義曰此雷比號令則雨雷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箋云雨雷之聲尚殷殷然是也

【七四】毛以秋冬得成昏與其師孫卿合

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

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illegible]
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
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
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
昏禮殺於此又云交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
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

男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得嫁娶

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不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

小星

已此皆取說於毛氏

七六 綢繆不得時摽梅三章及時

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六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喻時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七

姪娣貴於媵對夫人均爲賤妾

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摠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内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未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變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

何休夫人無子立二媵子於禮遂

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九七 舉三心五噣在東以明列宿四時更見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不五星

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
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
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
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户
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罶皆爲心心實
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
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
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包曰心爲天王公
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

衆星隨　心獨參　帀猶衆　止隨天　咲

[illegible]云心也知五是咮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
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咮則咮者柳星
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咮心東方之宿柳
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
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
更迭見之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
之方此不取所見之為義又心在東方三月時
咮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
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

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

一八

夫人入御舒而有儀妾御則否

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

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御妻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二八 參伐諸文互見昴留亦為一

傳參伐昴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

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旗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八三】毛以裯為襌被鄭以漢世名帳為裯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正義曰鄭以衾既為

襟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襌蓋因於古
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襟
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
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
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四八】士亦有姪娣姪娣亦爲媵

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昏禮注云
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
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

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

八五

白茅純束猶包之讀如屯

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

以爲禮屨可用之物非獨屨也純讀如[illegible]屯纂純

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八六 拭物名帨紛自佩名佩巾

内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紛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爲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

[illegible]注[illegible]拭[illegible]之巾[illegible]今[illegible]人有言[illegible]者或作帨

何彼襛

八一 王女嫁諸侯雖二王後亦下嫁

矣

襛如容反古 本從衣 讀文衣 亭貌 平音居 書又尺 見反詳 本此卷 朱氏云 注則至 序十 合為 一句

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
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今
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請諸侯主也
然士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
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下嫁
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
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
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

下嫁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

王姬亦爲媵何休說皇甫謐難之

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

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
尊故命同族爲媵

疏王后五路有面總容蓋之等

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
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
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
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
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
相迫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雕

者畫之不能其翬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
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
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
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
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
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
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
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

【九十】此經后夫人嫁時車服若在國繫夫

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
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
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
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
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
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
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
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
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

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
祭饗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
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
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
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
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
衞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
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
祀之車故云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

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
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
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
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大夫用
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
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
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一九 平王謂文王猶文武皆稱寧王

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曰此

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

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以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
但無文耳

二九 騶虞爲鵲巢之應故此歷序諸詩
人倫旣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旣
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
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
之應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
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豝
豵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

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

揔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

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

壹發五豝

虞人翼驅五豝不盡殺之

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

之者仁心之至正義曰豕牝曰豝釋獸文又解

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

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

一圖 翼五豝 如多土 殺盡殺 今作七

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
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
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
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
有使人驅禽之義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
然故騶虞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
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承之以驅禽也言
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必翼五豝者戰禽
獸之命必云[illegible]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

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

[疏]釋名車古音居韋昭云古皆尺奢反

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

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

來始有居音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

毛詩要義卷第一下